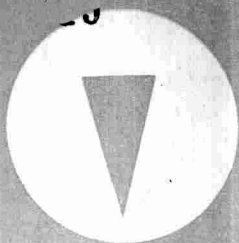


待嫁的姑娘



百花洲 创作丛书

百花洲创作丛书



[Redacted]
**待嫁的
姑娘**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待 嫁 的 姑 娘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新楚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宜春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6 印张5.888 字数11万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505

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1	走出峡谷	胡 桔 根
28	山 火	高 戈
45	作别西天的云彩	黄 瑜
57	大站前方是小站	阿 昆
75	千 娘	冯启放
95	小镇月色	梓 农
112	九月天	李光明
131	远 亲	武 丁
148	三眼井轶事	张鑫华
167	地牯的屋·树·河	朱 宁
191	待嫁的姑娘	何 斌

走出峡谷

胡桔根

一

朱家坳隐没在深山大岭的峡谷里，如果不是有袅袅炊烟飘起，你不会知道这里有几十户人家。他们生息繁衍在山的怀抱之中，靠一片绿色的山冈，一条冬天会干涸的溪流，还有一些瘠薄的斗笠大的田地，活得安稳自在。游蛇似的黄土小路从村头伸出来，在丛林中时隐时现，爬山过岭而去，那尽头就连着一个小镇。到镇上要走半昼，要吃了饱饭动身。

这遥远幽深的朱家坳啊！

坳里到了隆冬，日头金贵，晒日头对于这里的老人是个享受。男人呢，各忙各的活计，或去斫柴，或去打猎，总归要去山里转，田地都分到户上了，谁也管不了谁。女人也好过，将家里捡拾过后，就翻出些东西来晒，边纳鞋底边守着，一把竹椅压得吱呀响。其间和老人扯些杂碎闲话，看着身边的伢子在地上爬，看着日光下的屋影扩张开来。

公鸡喔啼，扯长着颈一声接一声叫，是到午昼

了。

晒日头的人将要起身散去，忽听得呜呜咽咽的唢呐声响，送葬的乐调，吹得悲切，几句调子反复轮转，从那边山凹里响过来，直到村首才停。

这才知道，禾根婶的男人死了。

禾根得的是急症，肚子痛得在屋里嗷嗷的叫了两夜，起初以为是绞肠痧，叫村中一个粗知点经脉的老者来“捉”过，又煎吃了草药，后来越发厉害，待叫人抬着往医院送时，已是有气出没进气，走到半路上，最后一口气就断了。一个膘壮的山里汉子竟这样经不得病痛，几日功夫就送了性命。

因是死在野外，尸体不能进屋，就停放在村边的碾房内，里边点着一盏昏昏暗暗的油灯。禾根婶跪在灵柩前，哭得哀怜。村中的女人，她算是命苦的一个，十八岁嫁过来，多年没生养，夫妻虽恩爱，婆婆眼里可是白多黑少，一张刀子嘴，骂起来就往她心上捅。几次寻短见，都被人救下。后来求神拜佛，四处求医，吃的中草药只怕有几箩担，不知吃对了哪味药，三十五岁那年得了个胖崽，有了绕膝之欢。而今，崽未成人，禾根就抛下孤儿寡母去了。她心痛如绞，哭了个死去活来，到后来，就用头去撞棺材，撞一下，哭一阵，额上生生鼓起个青包。

村上的老老少少都来了，有的在一旁劝慰，有

的帮着料理后事。这里总共百十个人，遇上这样的事全村都要拢起。

只有麻佬没来。他和禾根是生死冤家。据说两家的父兄就栽下了仇根，到他们手上不仅旧结未解，又经过一个斗得鸡飞狗跳的年月，添了新仇。有几次冤家路窄，碰在一起四只眼睛冒火星，蛮劲上来，就动拳脚，要不是众人劝解，免不了一个死伤。

入夜了，那边入殓的叫声和悲凄的嚎哭隐隐传来，麻佬却打起响呼噜，睡得香甜。

二

一连几天，春雨落个没消停，山也给落黑沉了。

这天早起，住了雨脚，天有转晴的样子，禾根婶赶着砍了一担柴。早饭过后，挑一担柴禾下来，珠汗洒洒，一步一颤，下到半山腰，倦极了，卸了柴担，依着一株苦楝树坐下歇脚，湿漉漉的背脊紧靠着树杆，喘起粗气。雾气下的阳光，是一片散淡的惨白，照着她憔悴发黑的脸，还有那刀割似的皱纹，照着那件洗浆得褪尽了颜色的竹布褂子，上面打满补丁，挨肩上的臂膀处，线脚断了，露出一小块白肉。山风就象一个疲惫的妇人嘴里呼出的，轻轻软软，拂动着她蓬乱的头发和发间的草屑。发髻上的孝布也松散了，扫在后颈上，她把它解下，展伸

了，抖几抖又扎上去。

这时刻，对面山谷里飘过一个男人的唱声，似哭，似叫，声腔却是悠悠的；

哟罗疍——

山又深来崖又陡，

山里的果子酸溜溜。

山枣酸口柿涩口，

还有那苦槠苦橄榄。

……

她听得酸楚，双眼被泪蒙了。

“娘！”

听这一声叫唤，用袖子抹抹眼，儿子寒年已立在她跟前，他背着斗笠，挂着书包，手里提个被油渍污得发黑的竹筒，两个吊吊的裤腿溅满泥水。这伢子满十八了，身子见高大，脸也堂正，和他爹后生时活剥的象。

“你就归了？”

“老师说……说今天不要去。”

“还不到放栽禾假的时候，怎就不上课？”

“谁晓得哩，不去也好，正好跟你砍天柴。”

寒年要弯下身去挑柴担，禾根婶便说：

“娘不指望你做，回屋去做功课吧，听话！”

她挑起柴来，双脚只觉疲软，刚迈步就闪了个

趑趄，柴捆重重地翻在地上。寒年连忙扶着她，打开竹筒说：

“娘，你还没吃饭吧？你吃……”

禾根婶说：“我不饿，等下回去随便吃点什么都行。”

寒年忧郁地说：“你不能太操累了，每日做是做，吃又没好的吃，鸡生几个蛋，除了给我下饭，都要拿去圩上卖。人不是铁打的，这起早摸黑，日晒黄天啊！”

禾根婶便说：“给你爹下葬，欠下人家两百多块钱，总得慢慢来还……”

“你莫说了，娘！”寒年哇地哭起来。

山林寂静，几只灰喜鹊从松林里飞起来，扑扇着翅膀远去了，只在白亮亮的天幕下留下几个蠕动的黑点。

“砰！”一声铳响，震得山也象在摇动。禾根婶听得铁子落在不远的灌木丛中沙沙叫，惊悸地跃起，用身子挡住寒年。吓得一脸煞白。不一会，见麻佬带着他儿子林宝，提只滴血的野兔从林子里晃出来，便怒冲冲走上去说：

“明明看见这边有人还放铳，打着人怎么办？”

麻佬用铁丝捅着发热的铳管，冷冷地说：

“打着了？”

“打着就晚了！”

“贱货！”麻佬把咬在嘴里的一截茅杆用力吐在地上：“还想跟我打斗？除非你男人活转来！活转来也不怕，爷还是梆硬的站着！”

这个赣西山里汉，身不足五尺，小模小样，却有主宰大山的神气，瞪起眼来凶悍逼人。

禾根婶并不示弱，硬声硬气说道：“你不要这样，麻佬！路不能走尽，事不能做绝，就说过去是对头，如今我男人死了，这笔帐也该了了，你不甘休，到黄土里跟他去斗！欺负一个寡妇，不算你的本事！”

“结赖什么，我爹又不是有意的！”没待麻佬还嘴，林宝就过来帮腔。他和寒年同年，脑瓜子也活，一对眼仁充溢着灵光，只是聪明不当聪明用，正事不干，野事乱窜，读九年书才好歹赖了个小学毕业。现时在家作田，又因多了几根懒筋，做活就如病人摇橹一般。麻佬四女一崽，指望这宝贝疙瘩传宗接代，眼见着他不成材料也没法子。

寒年说：“是有意的得了么？出了人命你也走不脱！”

林宝就讲蛮：“你插什么嘴？不怕你会读倒经，讲得好就好，不好叫你脑壳上起个疱！”

寒年忍不下这口气，说：“你想打架？”

林宝一步冲到他跟前：“山里的老规矩，理字

搁一边，打字当先！”说罢就把拳头握得铁紧。

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队长元苟赶来了，他在对面岭上打柴，听见嚷叫生怕出事，急脚跑过来斥责麻佬的不是，麻佬并不把队长当个什么，拗头烈颈的辩解，嘴上还没个干净，直到华阳老爹上来骂他几句才没吭声。华阳老爹是村里年寿最大辈份最高的老人，胸前一把白鬚修长发光，从那皱纹围合的嘴中发出的言语有着一股神秘的威慑力。他骂过麻佬又转过来骂林宝：“流答鬼样！书不读，硬要归来跟牛屁股！”

林宝勾着脑壳不敢回话，麻佬便嘻笑着说：“老爹你又不是不晓得，他读不进肚呀！好歹识几个字，马马虎虎，作田么，要那样多文墨做什么？多了也是沤粪的。”

华阳老爹喟叹道：“唉，一村的后生伢子没一个有出息，龙脉不好啊！”他安慰了禾根婶之后，赶着两只黄牛上了山坡。

待麻佬爷崽快快走去后，元苟便说：“婶子，你一个女人家身单力薄，田地里的事怕是难操持，好在寒年也这么大了，再过年把就能挑起一担谷了，我看他愿读就读，不愿读就归来帮着做。”

禾根婶说：“他明年就高中毕业，再苦也要让他读完，老师都说他能读书哩。”

元苟叹了口气：“这事你自己拿主张，依我

看，大学不易考，考取了也要钱来供，凭你一个女人家，难哪！”

寒年就接过话茬，说是不想读了。崽大要好教，禾根婶好言劝说，寒年偏是不听，且讲出今天学校本是上课的，他打谎溜回来想帮娘做活。她听了冒火，从柴捆里抽出一根槓子，往他脚上抽去，腿肚上立时现出一道红印。寒年跳了一下，仍是原地不动。自他出世起，娘从没打过他，他不知会惹她这般恼怒。禾根婶见他不受教，又抽了几下，叫他赶去学校上课，寒年却是木木的站着。她便扔了槓子，捂着脸坐在地上伤心地抽泣。

好久，寒年滚下两串苦泪，说声：“娘，莫哭了，我听话。”背起斗笠书包，提着竹筒蹒跚而去。禾根婶追上，摸摸儿子脚上鞭打的印子，抚着他泪水未干的脸儿，轻声说：“崽呀，要好生读……”说着，泪又落下。

她望着儿子的身影消失在绿森森的垭口，才去把柴担挑起。湿柴好沉啊！柴杆能陷进肩胛的肉里去。她那瘦削的双肩挺几挺，迈开步来，却是稳当。

三

三伏天的午昼，热得猪拱栏栓，狗吐舌头。朱

家坳的男女从田里回屋，灌一碗水酒，吃三碗硬饭，汗歇干了，肚撑圆了，都掬了竹床到祠堂里去歇午昼。那里前边一口荷塘，后侧一棵古樟，四扇门洞开，穿堂风极凉爽。几十张竹床横竖不规的乱摆。男人通身只穿条短裤，有的图凉快，短裤也不穿，只用一条围布随便地围着下身，躺下去，伸直脚张开胯，有时就露出胯下那坨黑茸茸的东西。女人呢，自要遮羞，不过也是短衣短裤，褂子吊吊的仅在肚脐眼边，躺下去也是个“大”字，胸前一对奶子不当心就把衣褂撑上了，露了白生生、鼓胀胀的一截。山里人老实，任这怎的也少有人动邪念。

几十个男女摆肉摊似的躺着。有人刚来，有人打起响鼾。

知了叫起来：“喜呀——喜呀——”

寒年睡不安稳，他在等待着那串自行车铃声，邮递员三天进一次山，且都是在午饭后进村。高考过后，他对过答案，考得不差。

“朱寒年在吗？”邮递员今天没按车铃就进来了，扬起一封信大声嚷道：“你考取大学了！全乡中榜就这一个，你们朱家坳中状元啦！”

寒年接过录取通知，双手直抖瑟。满屋的人象挖着宝似的，呼啦啦围了上来，几个刚从迷糊中醒过来的后生，忽然将他抬起来，用尽力气起抛，“紫气东来——哟嗬；祥云过山——哟嗬；金榜题名

——哟嗬；鹏程万里——哟嗬。”抛一下喊一声，没凑上手的便拍着竹床板击节助兴。整个祠堂比过年节还热闹。后生们兴头愈高，抬着寒年喂喂嚷嚷绕屋场一周，引得村邻都来看，眼里尽是赞佩之色。

有人飞脚去给禾根婶报信，她正在栏里舀猪潲，听说喜事临门，眼就湿了，怔了好一阵子才笑起来，才揩干手去打爆竹。

爆竹是晒过的，千响，为这个村寨凭添了喜庆气氛。

真正的喜庆是送寒年上大学这一天。为安排这个场面，队干部找华阳老爹商量了好几次，都说要热烈，让山里山外听见喜音。

清晨，日头未上山冈，一片艳红的霞光才照进峡谷，古老的祠堂门前就摆好了八仙桌，“朱氏宗祠”几个字刚漆过，灿灿有光，桌上置一香炉，几炷香火，细烟袅袅；一把酒壶几个酒盅都是村里最好的。新蒙了牛皮的大鼓威威虎虎架在一旁。唢呐客也早来了，吹着喜庆乐曲，也只几句调子，反复轮转。村上老少男女，只要走得动的，无有不来。并不需去喊叫，山里人极爱看热闹。

四个挑选过的膘壮后生，持鸟铳分立两旁，煞是威武；两个不毛脚的汉子用竹杆撑起长挂爆竹，显得神气。

不一会，禾根婶领着寒年来了，穿着都是一新。她眼角的细纹象给喜悦熨平了，眼珠也有了光泽，嘴抿着，似不愿多露笑容，脸却荡起春风，姑嫂们上前去说些添喜的话，惹得她“咯咯”的笑。这群女人心好，礼情也长，有的给寒年做了棉鞋，有的送来红壳蛋，禾根婶谢过后说：“这么多人情债，日后叫我怎么还得清呀！”当中那送鞋的箍着她的脖子，笑道：“哎呀，大嫂子，谁个要你还！只要寒年读得有出息，他享福，连带你也享福，我们么，也有个说福！”

正说笑着，华阳老爹唤她，要她和寒年坐在桌边的长条凳上，她推辞着不肯落坐，华阳老爹便说：“往日是我坐上首，今日该你们坐。”接着捋了捋银须，面对众人亮嗓说道：

“各位乡亲，今日我们朱家坳举村同喜，应该啊！古上至今，村上出过不少能人，挑得起三百斤的力士，一枪穿过野猪双眼的猎手，还有好篾匠，好锯匠，都出过，就是没出过有文墨的，先前没出秀才，后来又没一个跨过大学门槛，村谱都要请人来修，丢人啊！今年村运好，寒年伢子金榜题名，考上了大学。他是村里第一个好佬，为祖上争了光，为众人添了彩，我们走出去脸上都有光了！拿酒来！”

元苟为他斟满第一杯酒，华阳老爹面朝祠堂一

拜，尔后将酒洒在地上。他把第二杯酒恭敬地端给禾根婶，说：“禾根家的，你教子有方，该饮一杯。”禾根婶闪动着兴奋的眼花，将杯举过头顶后一饮而尽。接上第三杯是敬寒年的，华阳老爹只用喜悦与希望的目光看着他，寒年跪地接杯而饮。

这时刻，元苟走过来，把一个小红包塞在寒年手里，说：“接着吧，这是队上送给你的一百元钱，一是奖励，二是心意，我们作了决定，日后谁家的孩子考上都有奖，中专奖五十，大学奖一百，若有留洋的，奖一千！”

众人欢叫。

禾根婶对儿子一番叮咛，寒年又拜请乡亲们照料他孤独的母亲，母子握别后，鼓乐齐鸣，点燃喜爆，四支鸟铳一齐朝天鸣响，一条山谷沉浸在欢乐之中。

喜庆声浪漫进东头那栋土屋，里边的麻佬正坐在矮脚凳上，一脸青灰色。林宝蔫蔫地依在门边，双颊直感麻辣火烧。刚才他在祠堂前想看看那场面，被他爹气愤地扇了两个耳掴子，硬拖了回来。身高马大的人当众挨打，失了脸面，气不知往哪出。当他鼓一眼他爹时，麻佬正忿忿地瞪着他。

“还有脸站在那里看！无用的东西！连带我在人前都矮了三分！”麻佬嚷骂道。

“你少骂几句！”林宝没好气地说。

“骂不得？爷就要骂！只怪你自己生得没本事！你看看人家，跟你一年启的蒙，如今上大学去了，你呢……还立着，挑大粪去！”

“肩膀痛。”

“你！你就去打农药。”

“手痛。”

“你这样作田吃屎都要掺沙！青天白日又想在屋里摊尸？”

“少管！上屋场下屋场走走。”

“亏你好意思说得出口！人要脸，树要皮，不要脸皮活在世上有什么用？不如去死！”

“怎个死？”

“要死还愁没办法？跳河也行，吊颈也行，啫，没有老鼠药有农药，吃几口就梆硬笔直。”麻佬把瓶“1605”摆在桌上。

“拿来！”林宝呼地拿过，扭开瓶盖。

麻佬一见慌了手脚，连忙夺过来，喃喃地说：

“崽，崽呀，你莫当真……”他见林宝背过脸在暗笑，知儿子是开了个玩笑，也不愿再骂了，只苦叹，

“你硬会气得我吐血哟！”

没法子，麻佬只好挑着粪桶下地去。他弓着背，勾头缩颈，一顶草帽压到眉毛边，只露出半张脸，刚出村不巧就遇上送儿子上大路打回转的禾根婶，他远远的看见这女人今日换了个人样，走起